

冰心儿童图书奖获奖作家作品

鞠躬

黄克庭／著



共享获奖作家独特的文学视野

品味成长季节绵长的青涩与甘甜

冰心儿童图书奖获奖作家作品
鞠躬

黄克庭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鞠躬/黄克庭著.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8.3

ISBN978-7-5068-6814-3

I. ①鞠… II. ①黄…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62736号

鞠 躬

黄克庭 著

丛书策划 牛 超 蓝文书华

责任编辑 成晓春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封面设计 天下装帧设计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97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40 (发行部)

电子信箱 eo@chinab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一步飞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 220千字

印 张 12

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7-5068-6814-3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CONTENTS

有支钢笔丢不了·····	001
鞠 躬·····	004
拜望恩师·····	007
老 许·····	011
要不骗人也真难·····	013
鱼与佛·····	016
进去就知道了·····	018
向我看齐·····	020
梦 想·····	022
猪八戒的住址·····	025
溯源镜·····	027
超级美容店·····	029
考古学家·····	031
厂 址·····	033
须有国·····	034
本 事·····	036
悟空治病·····	038
悟空取经·····	039
天 网·····	041
吃 惊·····	043

毕业鉴定·····	046
会 宝·····	049
安乐死·····	051
梦幻时代·····	055
你病了吗·····	058
天地玄黄·····	061
忏 悔·····	064
满 足·····	067
干菜怎样算炒熟了·····	069
恐惧创新·····	071
想给孙子发奖金·····	074
张 慢·····	077
白开水·····	079
等下任村长·····	081
羊肉和酒·····	084
一贴灵·····	086
不锈钢·····	088
祸 首·····	091
牙 祭·····	093
疤·····	094
是我自己弄错了·····	097
好 狗·····	098
职 称·····	099
失 落·····	102
校 服·····	104
抹 布·····	106

救 灾·····	108
耍 猴·····	112
后生可畏·····	113
一群蚊子在头顶飞舞·····	115
千张烤肉·····	119
我是朱八成的儿子·····	122
十年流水账·····	125
女儿的答案·····	128
出 名·····	131
决 断·····	133
小山村的眼睛·····	135
新闻时代·····	137
人生最大乐事·····	140
曹雪芹卖书·····	142
孔乙己走狗运·····	144
魔鬼身材·····	147
文 物·····	150
证 词·····	154
“老哥”修理部·····	157
鼠 害·····	160
电子保姆·····	162
龙 椅·····	163
嗜 好·····	164
笑 狗·····	165
逃离地球·····	168

有支钢笔丢不了

记得11岁那年，上小学五年级的我还未能用上钢笔。

那时，全班没有钢笔的只有两个人了。另外那个就是我的同桌，绰号叫“小地主”的。他曾有过钢笔，是他自己弄丢了。

那年暑假，我捡了一大堆桃核，细心地将每个桃核敲碎，取出里面的核仁儿，晒干后，两分钱一斤卖给一位土医生，换回了11个1分硬币，准备买钢笔。我坚信，我能靠自己的劳动买上一支钢笔。

11个硬币数来数去数了两天后只剩下10个，我心痛了许多天。后来，我到代销店里，费了许多口舌后用10个硬币换回一张1角的纸币。

我的同桌“小地主”家也并不富有。人家叫他“小地主”，原因是他常讨人嫌，令人厌。那天，与人追跑时，他一脚踩扁了班里“老童生”的一只乒乓球。

“老童生”3年内留过两级，个子高，资格老，爸爸又是大队（村）干部，班里谁都怕他。

尽管乒乓球只是5分钱一只，然而“小地主”却赔不起，结果一连三天挨“老童生”的耳光。

第四天，“老童生”对“小地主”说：“再不赔，一天打三顿！打了还要加倍赔！”

然而，一个星期过去，“小地主”还是没有赔还乒乓球。

我实在不忍心看下去，可又不敢为他撑腰。左思右想，翻来覆去，最终我作出了一个了不起的决定，用卖桃仁的1角钱买来两只乒乓球，替“小地主”还了债。

“小地主”对我很感激，我第一次看到他流下了眼泪。他对我说：“我会还钱的！”

一天夜里，朦胧的月光下，“小地主”塞给我一张钞票，说：“今天我家里的猪卖了，爸爸给了我1角钱。”

回到家里，独自躲在昏暗的煤油灯光下，面对纸币，我惊呆了。

我手里拿着的明明是1元钱！

1元钱，是我从未拥有过的天文数字。我反复回忆“小地主”还钱时的场面，心里一直在嘀咕：是“小地主”花了眼了吗？“小地主”的爸爸也花了眼了么？

第二天，我怕见“小地主”，装肚子痛没去上学。

中午时分，“小地主”跑到家里来看我，问我为什么没有去上学。我见他丝毫没有取钱的意思，悬着的心渐渐放了下来。

一个月后，我用“小地主”还回的1元钱，买来了我平生第一支钢笔。

每当我用这支来历极不光彩的钢笔写字时，我总是深深地感到愧对“小地主”，尽管“小地主”一再声明我是他最最要好的朋友。

那年我20岁，大学毕业了。我平生第一次领到工资时，第一件事就是给修

了8年地球的“小地主”汇去20元钱，同时给他寄去一封信，向他说明当年还我1元钱的事，并真诚地向他道歉，请求得到他的原谅。当我从邮局出来时，我似乎轻松了许多。

很快，我收到了“小地主”的回信和他寄回的20元钱。信中说，还我1元钱并不是他眼花，那钱也不是他爸给他的，而是他趁爸换衣服的时候偷来的。为此，他还被他爸揍了一顿，并罚跪了一夜。爸问他钱哪儿去了，他说是买饼吃了。信尾，他还是重申，我是他最最要好的唯一的

朋友。

朋友，多么神圣而亲切的字眼！然而它又让我羞愧和不安。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买过许多支钢笔，也遗失了许多支钢笔，然而，一直没有遗失的是我的第一支钢笔。我将永远爱惜它，珍藏它！

鞠躬

这是初冬的一个傍晚，西边的太阳虽还没有落下山，但也只有丈把高了。天上没有彩霞。太阳被裹着小刀子的北风磨得亮锃锃的，看去好像是十五的月亮。

想起自己最得意的学生宋连元三天没来上学，音讯全无，我不免加快了步伐。离考大学，数数日子只剩二百来天，怎能松松垮垮？我还盼望他明年考个高分，给我脸上贴贴金呢！虽是第一次去家访，人生路不熟，但我认定，只要翻过前面这个山冈，就快到宋宅村了。

撇下几棵零星的杂树后，我就上了山冈，只见前方三四里远处，有两排村子，一左一右，相距二三里，皆是炊烟袅袅。我不知哪个是宋宅村，就想找个人问问。

四下张望，终于发现左边百步外的一块小农田里有一人在劳作。

我走了过去。这块小农田不大，大约不到一百平方米，种着糖梗。看到周围都是荒芜的杂草山地，我就认定这是“见油就揩”的吝啬鬼式的农民利用别人打情骂俏的时间摸来的外快。地里的糖梗一半多已翻倒，其余的也全部被剥光了身子，且砍了头。

我走到农人跟前时，见他正吃力地摇晃着一根糖梗，犹如七八岁的顽童在拔比自己身高的春笋。拔了多次，仍没将其拔出。其实，这根糖梗并不挺拔，倒是矮小，只是有些粗蠢罢了。仔细一瞧，这块地里的所有糖梗

都是侏儒，没一根有我肩膀高，且枝枝节挨着节，明显是营养不良、青春期饱受干旱之苦的产物。我真怀疑，这些糖梗是否能榨出糖水来？拿到市场上，是否会有人要？我不知道，主人收割这些糖梗，是把它当作柴火，还是把它当作儿童玩耍的棍子出卖？

因要问路，出于礼貌，我叫了一声：“老伯！”

他没什么反应。在我叫了他四五声后，也没有应，我真怀疑他是否聋哑。直到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后，他才缓缓转过身来——

我被吓了一跳，像被触电一样本能地缩回了手，似乎老农的身上寄居着众多的病毒与病菌。

这位老农肯定是我见过的唯一的令我心颤的人。

他，身高不足一米四，像他的产品一样，也是侏儒，看去已有五十来岁，头发短脏灰白。那张可怖的脸布满了鸡皮疙瘩，比癞蛤蟆的皮还难看，枯燥不堪，胜过千年枯木。特别是那双患了严重白内障的眼睛，呆滞晦涩，毫无生气。我真怀疑，他虽立在我的眼前，但是否真的还活着？

他的手掌粗糙不堪，犹如千年古松的树皮。他穿着单薄，上半身只有一件又灰又脏的粗布衬衫，但我相信，初冬的寒针根本穿刺不了他那身粗厚麻木的皮肤！

我不由自主地伸开自己的手掌，欣赏起自己细嫩的皮肤、匀称的手指、光洁的掌背与掌面……我突然觉得自己的手是如此的美丽与健康，如此地充满活力与神气！

忽然，我很想哭。因为我发觉，面前的老农的那双手，很像十四年前从建筑工地的脚手架上摔下而死的劳累了一辈子的舅舅的那双手；面前的老农的那张脸，好像就是养育了五个姑姑三个伯伯一个叔叔、把桌上的鸡屎当作豆酱吃掉的爷爷的那张脸；面前的老农的那双眼，不管怎么看，都像为筹子女上学费用日夜不停地纺麻线挣钱却一直拒治眼病的老母亲的那双眼！

面前的侏儒老农，又去费力地拔他那侏儒的糖梗了。因为他不知道是谁拍了他的肩膀，也不知道有人叫过他。我终于肯定，眼前的老农是一名

又聋又哑又瞎的人！

北风忽地卷起几片枯黄的糖叶，在我眼前艰难地翻动着，令我感到阵阵寒意。我退出农田，却忽地冒出一个可怕的念头，这个艰难活着的老农，会不会是我得意门生的家长？忽然，我恭恭敬敬地向老农鞠了三躬。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真诚地向农民鞠躬，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真诚地给脚下的土地鞠躬。

没走出三十步，我忽然清晰地听到后面有一个声音传来：“喂，小伙子，你刚才是否叫过我？”

怎会有人说话？这老农不是又聋又哑又瞎吗？难道天底下真会突然出现奇迹？心虽狐疑，但我还是坚信自己没听错。

回头一瞧，一轮火红的夕阳正被西山顶着，在满天的晚霞的背景上映着一个顶天立地的黑黑的人影，那片仍挺立着的糖梗在天幕中宛如一根根撑天的黑柱子——真似梦境一般，美极了。

面对突来的奇景，我不禁又深深地弯下了腰。

拜望恩师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竟然是这样一幅画面：一座背靠一片竹林、坐北朝南、排三四厢、两层砖木结构的江南民居，被大火烧得只剩东面两间厢房。断垣残壁边长满了一二尺高的各种野草，有一些不知名的野花正摇头晃脑着，似乎想打听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的来历和身份。被烧的房子，还剩着一人多高的残墙和未被完全烧化的、乌黑的、嶙峋的木本构架，那直刺天穹的焦黑的七八根房柱，像手机信号转发天线，正默默地向远道而来的我们播撒那大火的熊熊气势与乌黑浓烟的滚滚热浪……

给我们指路的热心的老村妇个子虽然矮小，身高大概只有一米半，穿着也很土气，但口齿非常伶俐。她告诉我们，贾老师就住在没被火烧掉的两间厢房里。

从健谈的老村妇口中，我们得知：这个村子只有一个贾姓，全村总人口不到三百，这座被大火烧掉的房子是全村档次最高、规模最大的老房子。30年前，这座房子曾挤住过8户人家。改革开放后，住在这座房子里的人逐渐移到山下、城里——穷怕了的人个个都忙着下山脱贫，进城打工，致富奔小康去了。7年前，这座全村最好的房子竟成了一座空房。5年前的大年初三夜，不知怎么的，这座房子忽然起了火，就成了如今这模样。现在，全村的青壮年都走了，仅剩下不到四十来个体衰的老年人。算来算去，今年61岁的贾老师，是如今住在村子里最年轻的人了！老村妇得

意地说，她比贾老师整整大一轮，是看着贾老师长大的堂婶。

老村妇说，贾老师是该村唯一念过大学的人。1963年，贾老师考上大学时，全村户户人家都给他放鞭炮，户户人家都给他送鸡蛋！都以为，贾老师是个大有出息的人。唉，谁又想得到，贾老师不知犯了啥病，58岁那年，也就是3年前，居然自己辞职，只身回到了村里，住进了二十多年不曾住人的祖房里！唉，听风水先生说，我们村地皮太薄，山太穷，长在这里的人呀，成不了大材！真是应验得很哪！听人说，幸好贾老师有一个在县政府当官的学生，想方设法为贾老师保住了退休工资。可是，贾老师并不领情哪！据说，保住贾老师退休工资的理由是：贾老师神经不正常！也就是说，贾老师脑子有毛病，所以才会辞职回老家！现在，贾老师每天与七八只羊做伴，早出晚归，满山遍野地跑。他常常跟人说，养了大半辈子猴子，最得意的是，教出了36只会说洋话的灵猴，没想到，这些学会了说洋话的猴子全跑到国外去了。真是糟蹋了粮食，糟蹋了心血，糟蹋了手艺，糟蹋了希望，真是愧对那些饿死的猴子！更对不起那些被饿死的人！这是犯罪呀！真是愧对祖宗，愧对先贤，愧对自个儿唷！

贾老师说，最可气的是，他的宝贝儿子出国留学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还娶了一只说什么“大吉大利”（意大利）的洋猴做老婆；他的女儿，竟然被他的猴子勾引到了卖（美）国。这还不算，最终，他的老婆——一个每天三餐做啥菜烧啥饭都做不了主、依附了贾老师大半辈子的女人，居然也跟随女儿出国不回来了，专为女儿养小猴子去了……如今，大家都以出村、出山、出国为荣，可贾老师就是讨厌“出国”……他的脑子正常吗？

站在贾老师的老屋前，听着老村妇的娓娓诉说，我忽然发现我哥的脸色变得铁青，我忙问：“你咋了？不舒服？是不是爬山累着了？”

哥没说话，也没看我，只是两眼慢慢地清点着那些被大火烧焦的房柱……

贾老师是我哥的恩师，原是县城第一中学的数学高级教师，是我哥高中两年的班主任。贾老师是个很偏心的人，高二上学期末，同学们起初没

评我哥为“三好学生”，结果害得全班学生举行了7轮“三好学生”的评比，直到全班都知道非把我哥评上不可为止。没有贾老师，决不会有我哥的今天。1978年，我哥考上北京大学，我家特地邀请贾老师来家里做客。那天，我哥怕请不动贾老师，遂叫我一同前往，说是兄弟俩“就是拖也要把贾老师拖来”。没想到，到了县城一中，说明来意后，贾老师竟很爽快地答应了。

县城离我家有五十多里远，其中有40里是山路，只能用双脚走。那天，师母说，贾老师前两天扭伤了脚，还没好呢，要我们等贾老师脚伤好了以后再来。正当我们不知如何是好时，贾老师却坚定地要跟我们走。贾老师说，山路有什么好怕的，他自己就是从山路里走出来的！26年后的今天，被美国某大学聘为“终身教授”、在美国定居已17年的哥哥，和已担任县交通局局长的我，能用自己的双脚走二十多里山路去拜见贾老师，无疑，两者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的。

那晚，贾老师和我们兄弟俩同睡一张床，一晚上几乎没睡觉。因为贾老师喝醉了酒，我和哥守着贾老师直到天明。

一晃26年过去了。

这次，我哥回乡是以“外商”的名义回来的。去年，我领导的交通局因没有完成县里下达的“招商引资”任务，我这个新任局长被新任县委书记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今年，要是也没法完成380万美元的“招商引资”任务的话，我的前景可就难以预料了。

总算“吉人天相”，做房地产生意的内弟给我出了个好主意：资金由他想办法在本县筹措，然后想法转到国外去。“外商”由我想办法，让我哥担任。事成之后，县里给“外商”的政策性优惠由我哥领取、内弟享受。经过周密的部署，我们各得其所。“大事”办妥以后，在老父的一再督促下，终于，我陪我哥来到了贾老师的祖居前。这是我哥出国留学以后首次来拜访贾老师。

“我的故乡并不美，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一条时常干涸的小河，围绕在小村的周围……”忽然，从远处飘来了雄壮而沙哑的歌声。老村妇

闻声忙笑着对我们说：“贾老师回村了，你们到村口看看去吧！”

渐渐地，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三只雪白的大羊首先从前面约百米外的山冈的树林中蹿出，四五只童羊尾随其后，而后一个清瘦的挥舞着羊鞭、吆喝着歌声、穿着一身灰黑中山装、散乱着满头华发的山民爬上了山冈。

“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归来吧，归来哟，别再四处漂泊……”忽地，半首分明有些走调的《故乡的云》从贾老师那沙哑的喉咙里向四周飘散开去。

我正要向前去迎接贾老师，不料，我哥却向后拉了我一把。

“我们躲一躲，还是不见为好……”哥边说边径自走开了。

我大惑，忙追上去问哥：“好不容易来到这里，怎么没见上贾老师就要走了？不是白来了吗？”

哥说：“你又不是瞎子，怎会没见着他？他的房子，他的身子，他的羊和他的歌，还有他的猴子……不是都看见了吗？”

我定了定神，问：“贾老师的猴子在哪儿呀？”

“不要用眼……要用心去看……你的身边就有一只……”哥的脸好像全是冰。

老 许

老许又一次晕倒在讲台上了。

等他醒过来时，村长已经坐在他的床前了。他的仅有的六个学生也端端正正地排列在他的床前。他自从十七岁开始在这个山区村小教书起，至今已有三十一个年头了，然而每届学生数从没超过十人的。一个学校也就他这么一位老师。整个学校的一切事务全由他一人承包。

“许老师，你终于醒过来了……”村长含着泪花，紧紧握住老许的手。村长也是老许教出来的学生。

老许示意孩子们离去。“……看来，我这次是真的不行了，可我不甘心哪……”

“你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累成这样……”

“说句真心话，家乡……这穷山恶水的，我可从没真正爱过它呀。……我当初选择教书这条路，目的却是……为了能飞出这个山窝窝……”

老许平静地告诉村长，自己之所以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想凭借自己的“实力”冲出大山去。可是，人，一旦获得了许多“崇高”的荣誉后，申请调动到城里去的报告，却一直不敢交到上面去。老许又告诉村长，自己之所以至今没能结婚，并非“一心扑在教育上”，而是想飞出大山后再生儿育女，免得拖累下一代。老许还说，要不